

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？

怡然



被誉为“小巷总理”的街道、居委干部，每天忙碌在最基层，与千家万户休戚与共，与黎民百姓打成一片，实在是够辛苦的。可是，有一位忙得四脚朝天的居委主任却被一个居民兜头泼上一盆冷水：“你们忙些啥？不务正业。都是搞形式主义的专家！”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囧得恨不能钻进地缝，冤得简直要嚎啕大哭泪花飞溅！

你别说，“搞形式主义的专家”，这顶“桂冠”送给街道、居委干部，似乎倒也戴着不嫌大。社区“创优”，名目繁

多，哪一项与他们无关？竞赛、考核、测评，五花八门，哪一次没有他们参与？上级调研、考察，哪一个不要他们安排接待？可是，这一切，有几件能为居民谋利益得实惠？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不是形式主义又是什么？

然而，难道“小巷总理”们天生就是“搞形式主义的专家”，心甘情愿地为形式主义奔忙劳累？借长宁区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的话作答：“对于形式主义，基层的感受是比较深的。各部门布置的任务，各条线的试

点工作，往往让基层应接不暇。关键是，忙忙碌碌，却碌碌无为，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不多，有时我们不得不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，有时甚至为了应付而“造假”。这个表格、那个表格像雪花一样飞过来，一年下来居委会填写的表格多达好几百张，有时候有突击任务，一个居委干部一天就得填几十张。每到年底，更是表格扎堆，我们聘一个人专门填表格都来不及……”好一个“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”，实话实说，直言不讳！

不过，这话怎么好耳熟？

禁不住联想起已故的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的一句“名言”。当年，这位农村最基层的老支书坦承“我也搞形式主义”，他举例说：“建设公园，有位领导说要建洋的，我就建了世纪公园。有领导说要建土的，我就建了农民公园。”他对此归结道：“我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。”无奈的直白，一语中的！而这也正应和了20年前邓小平所一言以蔽之的实质：“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！”

基层干部为什么要“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”、

“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”？而且，这样的“被形式主义”，已然沿袭、持续了多少个年头？是否早就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”？

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要集中攻克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。形式主义列于“四风”之首，但其往往是事物的表象，本质则是在深层，根源于疏离群众、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，说基层的不少形式主义是被上面的官僚主义逼出来的，并不为过。据一位居委干部的统计，一年里接受上级部

门考核的工作近百项，其中报表整理、统计占比很大，甚至连居民血压记录报表、退休妇女妇科检查、燃气灶安检之类，竟也被列入其内。街道和居委干部整天被这些本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琐事羁绊，还有多少时间走进居民家，为居民办实事？上有压力，环境使然，要他们不做“搞形式主义的专家”也难啊！

要让我们的基层干部从此不再“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”，就应该警惕“用新的形式主义解决老的形式主义”。这已毋须赘言，不证自明了。

赤日炎炎读“官闻”

凌河



沸扬的一周又要过去了。这赤日炎炎的一周热点，既有“炕”上那几件“法官袍”，也有高人大师，把墨汁掺进了清水，然后卖了一万元的。但这沸反盈天之外，也有两条小小的“新闻”，因为也算是“官闻”，所以居然也引出众说纷纭。

一条是说东部地区，有厅官下去访贫问苦，进了那简陋民舍，一共只说了三句话，“几口人”、“家里好吗”、“有什么困难吗”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张口结舌，面面相觑，与老百姓僵在那里，说是“拉家常”，却不会说一句“群众的话”。

于是舆论之间，就炸开了锅，说这个“说话问题”，已经成了官场的大问题，不少的官员，官当久了，连“人话”都不会说了，还有的官员，官当大了，除了划圈，连“说话”的“武功”都废啦！

但也有知情者说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，像这样见了百姓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”的官员，也许恰恰是很会“说话”的——领导面前，他会娓娓道来，不但巧言善辩，而且深得“上”意，汇报会上，他会滔滔不绝，不但口若悬河，而且令人倾倒。奇怪的是，这样一只“能言鸟”，这样一个“会说话”的官员，为什么见了老百姓，就“张口结舌”了呢？

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官僚习气浓了，而群众工作这个基本功就荒废了；也有人，他天天围着领导、泡在会里，不见老百姓的面，所以只会说“官话”，而不会说群众的语言了，更不知道与老百姓“拉家常”，究竟怎么拉，拉些啥？

这当然都有道理，但这个“说话”问题，根子到底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少官员，上天是只“能言鸟”，

而下地则变成了“讷于言”，一句话也不会说了呢？这深层的原因，恐怕还要想一想——看来不仅仅是个“能力”问题吧！

还有一条“小新闻”，说的是某市通衢大道之上，一辆“官车”撞倒了摩托车，然而坐在车上的那个副局长，怎么也不肯下“新闻”，因为他也不是要逃避事故，只是“怕热”，离不开空调，结果酿成了风潮，引起了千百路人的沸反，硬是被“请”下了车。

副局长这么“怕热”？有人说，这官员也许本来就是“苦孩子”，曾经冒着大太阳，光脚走过百里山路，也曾经赤日炎炎之下，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可是一当了“副处级”，就变得格外“怕热”，只能躲在空调官车里头，见不得一点太阳啦，连官车撞了人，也不下来看一眼，这究竟为了什么呢——这样“怕热”的官员，你还指望他到老百姓那里去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尤其是在赤日之下、酷暑之中，去体验去关心群众的冷热吗？

这则“怕热”新闻在网上沸腾两天后，当地终于出来“回应”，说那副局长，也不完全是“怕热”。那他为什么就是不下车？因为“在车上向领导汇报”呢！相信也是“巧言善辩”，也是一只“能言鸟”吧——至于撞倒的行人，可以不去“瞅一眼”，至于满街的路人，可以不去“说一句话”，“第一时间”、“第一要务”，是要“向领导汇报”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不光是“怕热”，更是“怕”别的呀——现在这个“副局长”，已被责令写检查，他要“检查”的究竟是什么，也只能拭目以待了。

本周的这两条“官闻”，虽说不大，却颇有一点深意。而这酷暑里的两条“官闻”，不知怎么，依我看来，却似乎是同一条新闻。

李某某或王大师 我不明真相

徐达内



饶是如我这般新闻重度瘾君子，看到李天一或者王林的名字，也有些丑恶疲劳了。

先说“海淀小霸王”。“李某某”这个体现保护未成年人宗旨的名号，欲盖弥彰到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步，半年来几乎天天上榜，原告被告各自喊冤，互指对方操纵舆论、干预审判。

至于“气功大师”，命中也该有此劫。一个月以来，作为坊间热门口水话题，舆论攻防战同样是拳来脚往、各执一词，打假斗士以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步步紧逼，王林就以“爱党爱国爱家乡”自卫。

作为一名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李天一究竟是“率先施暴”、王林究竟是不是“中国斯诺登”，我已经完全不能判定，但有一点，我绝对相信，那就是在围绕两者的种种传闻背后，一定有“水军”——有多少是利益相关者付费购买的，不清楚，但至少“志愿水军”是大有人在，本着“看出殡的不怕殓大”的精神，在民间意见领袖的率领下，一轮又一轮地推波助澜、煽风点火。按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在《李天一案已发酵成无解的舆论事件》中的说法，这个叫“结构性怨恨”。

要说在有关李天一的那些真假莫辨的传闻中，不乏“仇富仇贵”情绪作祟，可能好理解，但“气功大师”落魄之际爆发出来的那些个传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“大师王林曾在很多乡邻面前炫耀几位明星的床上功夫，王林直夸其中几位表现很棒。王林曾私下说：一些女明星事业低迷，婚姻不顺，婚后不孕，孩子患病等，都主动找他指点化解，

他还在床上给几十个女星开过光，其中包括天后歌后影后主持人及众多干女儿”——这可不只是所谓“著名娱乐策划人”独孤意在网上的爆料，还堂而皇之地被诸多正式媒体当作正经八百的新闻，向翘首以盼的情色想象者传播，就差没把“床上功夫”翻译成直白的“性爱能力”了。

当然，对“海淀小霸王”绘声绘色的描述就更多，仿佛那些人当时就站在宾馆床边。说到这里，我都有那么点同情梦鸽了，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下，她当初提出的公开审理，招来的全是嗤之以鼻，更有论者迫不及待地嘲笑其用艺名申请无法律效力——可惜，人家回应：“梦鸽在该请书上的签名与身份证上名字一致，请勿过度揣测和解读。不透明是强权，要求公开又成了打悲情牌，这是话语霸权。”

李天一怎么判，王林几宗罪，法院说了才算，但舆论如此汹涌，那些法官又真做得了“蒙眼”的正义之神吗？何况，以中国的司法现状，就算法官们顶得过舆论审判，领导们难道能忘记维稳的重要性吗——唐慧案不正是最好的例证？

只要回到三年前，我们就都没法见识到这等刺刀见血的舆论攻防战。微博的兴盛，给了所有当事人一支麦克风，只要你肯说敢说，哪怕是无稽之谈，自有喜闻乐见的网络围观者义务扩音，曾经貌似握有话题主导权的媒体记者也会有闻必录。特别是司法案件，继食品安全等话题之后，近来屡成“墙倒众人推”的软肋，原告被告及各自后援团，声嘶力竭，用尽十八般本领，“阴谋论”都是过时的招数了。

在这样的“高智商”传闻包围中，要想分辨出真正的新闻，倒成了一件困难的事。



涛热中行走曲阜，挥拜阙里，流连“三孔”——孔庙、孔府、孔林，心头的惊异挥之不去。用这样磅礴的建筑群，用皇家的礼仪，恭敬地对待一位平民，一位在生前自嘲“丧家之犬”四处碰壁的一介文人、一位教书先生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这都是中华文明很体面的一段历史。孔夫子余威尚在，余荫犹浓，孔林里重重叠叠地安葬的孔家后人据称有三十万人之众，至今，孔氏后人如殁，仍能以区区200元的“丧葬费”入住孔林，长依孔夫子膝前。此种福利，得之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祖，想想都不可思议。

胡适之曾经在和殷海光的争论中，说并非只有官员和军人才有权势，拿笔杆子的人、主持言论的人也是有权势的人。这话不差的，历朝历代，哪个皇帝的“权势”能比得上孔夫子的传之恒久、远播四海呢？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，但思想是永远杀不死的。

笔杆子之所以有“权势”，缘于他们有话语权。孔丘汲汲于争取话语权，他的办法有三条，一是争取国君听从他的治国理念；二是通过开坛课徒，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来传播四方；三是弟子将他的“话”辑成《论语》，哪怕仲尼已渺，半部论语便可治天下，权势不可谓不盛。上下五千年，文人扩张影响力的途径，基本没有跑出这三条的：进谏、开讲、著书。

而我在孔林的浓荫里，在三十万坟间徜徉时，却莫名联想到近来的新闻。觉得有“权势”的，不独是官人、军人及文人了，还有“网人”。因为现如今的话语权已经“碎片化”且经由网络全民共享了。每一个网民，按胡适的意思，也就成了有权有势的人。

一个人人可为“孔夫子”的时代

李泓冰

比如，刘铁男的倒掉、上海的几位法官被迅速处理，让我们看到曾经傲慢的权力，其实并不足恃。对他们来说，恐怕从来没有想到，芥豆之微的一点小“疏漏”，也会酿成千古恨事。

刘铁男在被人实名举报后，曾经威风不倒，他出任局长的国家能源局，在举报微博发出数小时，便有新闻发言人言之凿凿指斥为“纯属污蔑造谣”。反应虽快，却显然未经任何组织程序核实，只是刘铁男借公权力之话筒放大自己的气急败坏而已。上海法官的被处理也相当神速，启动调查程序、迅速查明真相、出台处理意见——昔日掌握审判权的人，今日被公权“审判”，体现了“权力”的真谛：权力公有，属于人民，本来就不该是个人的私藏，代表公众执掌权力的人，一旦失范，权力便理应抽离，绝不应该再为个别贪腐者背书。

反观近年来贪官们的倒下，往往缘于网络反腐。网上举报，迅速发酵，引起官方重视，调查后严肃处理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并非仅仅是举报人的功劳，举凡参与转发、评论的网民，哪怕只是动一动手指，无数的“芥豆之微”聚合起来，也能翻江倒海，也能成为反腐利器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网民的“权势”岂可小觑，其能量未必输给位高权重者。他们和昔日孔夫子做的事情，没什么两样，只不过语速换成监督、开讲变成开博、著书变身跟帖……

对一些枉法贪官，信仰早已委地，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已经不足以震慑他们，倒是举头三尺的摄像头，更管用一些。现在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你拥有公权力，就得慢慢习惯人人头上有监视器的网络时代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人都可为“孔夫子”，每一个百姓，都有资格如孔夫子一般，向你耳提面命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……